金

色

的

道

,师正

时间,不早不晚;脚步,不疾不徐;气温,不冷不热;关系,不远不近; 境遇,不好不坏……一切恰到好处,契合心意,感觉舒服,这便是"刚刚 好",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姿态,一种养性的心灵体验,一种精妙的处世 哲学。

搭乘公交,最为欣喜之事莫过于人刚到站台,那路车便缓缓靠站。 从容上车,还有座位;关门、出站,令在烈日寒风中久等的人一脸羡慕, 令在车后奔跑招手的人满怀怅然。夜班归家更是,刚好末班车还未发 出,且寥寥数人;满身疲惫自会在坐定于空荡车厢内的那刻消释几分; 从一日劳碌到瞬间释然,那感觉甚是舒爽。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景,正在孤寂思乡之时,恰恰寻得僻静小街 有家故乡风味小吃店,不由一喜。推门挑帘,老板娘浓郁的乡音迎面扑 来,恰好挠中心头最痒的部位。一碗香菜馄饨,不凉不烫、不咸不淡;两 个驴肉火烧,不软不硬、不肥不瘦;再佐以特制的小咸菜、腌辣椒,味道 正对;吃罢,抹嘴,拍肚,七分饱,刚刚好;一时恍若身在家乡小城小巷般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且最宜美在刚刚好。身材,不高不矮;身形,不 胖不瘦;肤色,不白不黑;体态,不俗不媚;天生丽质,后天造就,绝对的颜值担当,自 会引得众多倾慕追逐者。先秦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描绘的"东家之子","增之一 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那便自是美得恰到好处。如 若,再有淑良贤德的品行,一定的雅好才学,自是内外兼修、才貌双全,刚刚好。

中药本草,深谙"刚刚好"的火候之道。同一种药材,不同的时节、时辰采摘,药 效大为不同;采药人,要争分夺秒,在最好的时间,收获一瞬最好的成熟,等待一时绝 妙的蜕变。这其间的"刚刚好"颇为神奇。不同的药材,地域不同,脾性、功效亦不 同;制药人,却可因药理促其相遇,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相反,"七情" 配伍,"君臣"佐使,济世救人。其间的"刚刚好"堪称玄妙。中药煎熬,药到病除,功 效自在"刚刚好"。

四时之景,在于把握。春踏青,最喜暖阳如绵之时,地酥,风柔,花待放未放,柳 待荣未荣,"草色遥看近却无",极具朦胧之趣。夏听雨,最喜午后闲暇之时,卧床初 醒,天已由晴到雨,雨打芭蕉,节奏明快;少时雨停,惊现彩虹,出门狂奔。秋赏叶,最 喜骤凉霜打之时,青翠群山更换炫目彩裳,吉祥红、富贵黄、典雅紫,深秋华彩谢幕。 冬玩雪,最喜雪花飘舞之时,走入洁白,迎雪,捧雪,踏雪;躲在温室,品茶,小酌,赏 雪,好生畅快。刚刚好的时节,亲近、静享刚刚好的自然,当是最美的诗意生活。

人生难得一知己。或是儿时玩伴、多年同窗,或是亲密战友、患难伙伴,相同的 志趣爱好、境遇追求,自会走到一起、相伴一程。知己,多了,略显纷扰;少了,稍显孤 寂;三五好友足矣,平时各忙各的,无事偶尔相聚,有事招之即来;多少,远近,亲疏, 刚刚好。人生最美的风景,当是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相知相携相守,不知不觉牵 手到白头。如若爱到尽头,也当好聚好散,缘分、距离到此刚刚好,虽背对泪眼迷离, 却可以慢慢忘掉,互不伤害,互道珍重。

或许要问,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刚刚好",谈何容易?其实,"刚刚好"就是一 种心态。"常思一二,不念八九",那便会"如意"相随。

村上春树说得好:"要是大走桃花运的话,只怕人生就要搅成一团乱麻了;腿太 长的话,只会显得飞机上的座位更狭窄;歌唱得好的话,就怕在卡拉OK里唱得太 多,喉咙里长出息肉来;一不小心成了天才的话,又得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才思枯 竭……这么一想,就觉得眼下这个自己不也很完美嘛。"细想,现在的自己,当是 "刚刚好"的自己;顺也罢、逆也罢,好也罢、坏也罢,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尽力随缘、 无需苛责,一切皆是人生好时节。

此时,坐在温暖舒适的窗前,听着薛之谦的《刚刚好》,品味生活中的"刚刚好" 时光悄然,岁月静好,一切正是刚刚好…… ——摘自《天津日报》



乎有,也似乎无,因人而异。

多波村在喜马拉雅山上与世隔绝, 村里人每年都要用牦牛运盐到另一个 部落换粮食,需要长途跋涉跨越整个山 来都是一条心,一定能成功的,成功才 长的霆雷性格倔强,曾做过盐队的领 坐在山头闲聊。霆雷问诺布:"你为什 队,在他年纪大了以后,大儿子拉帕接 旅,结果拉帕发生意外不幸去世。

村里的年轻人卡玛希望带领盐队 找已做了喇嘛的二儿子诺布同行。诺 布拒绝了父亲的请求,他说,自己肩不 折和历练后,一起完成了换粮任务。 能扛手不能提,只会绘画,无法跋涉这 样艰苦的旅程。

霆雷回到村子时,发现卡玛已经 带领盐队出发,村里只剩下部分老人 临两条路的时候,走最难的路! 和孩子。尽管如此,霆雷还是决定亲

最难的路,有没有评判标准?似 自带领大家上路。出发前,诺布回到 村子,决定与父亲同行。他们风餐露 宿,历经艰难,许多老人感到体力不支 想打道回府,霆雷生气地说:"我们向 峰,还要穿过暴风雪。连续当了6届村 是唯一的出路。"歇息时,霆雷和诺布 么选择回来?"诺布说:"离开寺院时, 替了他,准备带领全村人完成换盐之 我想起师父说过的一句话:当你面临 两条路的时候,走最难的路!"

走最难的路,而且永不回头,这是 去完成任务,但霆雷不同意,坚持要自 霆雷的性格,也成了诺布完成旅程的 己带队。为了有个帮手, 霆雷到寺院 精神支柱。最后, 他们赶上了提前四 天出发的卡玛盐队,在经历一系列波

这是影片《喜马拉雅》的剧情。真 实的故事和人物为影片注入了灵魂, 也生动诠释了一个人生哲理:当你面

-摘自《今晚报》

走一会儿神

◇程泽

走一会儿神,也是一趟短途旅行。 发呆的人,见过坐在墙根下的太阳里 走神的人。也在城里,见过对着电脑 屏幕发呆走神的人,见过望着窗外的 河静静流淌。可是,自己从未到过冬 入夜霓虹走神发呆的人。他们或在手 日的北国平野。 边的活里发呆,或只是无所事事地走 神,一人上路去了,三五分钟猛一醒,坐的男子,发了半下午的呆。他不像 从旅途中回过神来,重返现实。

可能刚去僻乡,也可能刚去异国。人 还没有踏上归程。 是巨大时空里的旅者。

听说,旅游是对履历的弥补,那么 在乡下,见过拄着锄头在野地里 走神也是。有时,望着天花板,一不小 心就走了神。白壁上,有细细长长的 裂纹,像北方茫茫平原雪地里,几条曲

在咖啡店里,写这些字的时候,旁 在等人,并没有关注时间,只是一动不 这一趟绝没有"到此一游"的留 动地望着窗外,眼前的往来路人,明媚 迹,是只容一人的旅程。可能一下子 春光,不知道是否也在他的旅途。那 到了老年,也可能一下子又去了童年, 大概是一趟长长的旅行,等我离开,他

-摘自《辽沈晚报》

凡本版所采用稿件作者,请与本报编辑部联系,领取稿费。



墙壁的壁纸,如同孙犁先生在乡村所订 读者继续学习的线索。"看见一根线,却 阅的报纸的归宿一样。在那时,能够用 报纸来糊房屋,也是很荣耀的事情。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可以尽

河州文摘

情地翻阅成堆的旧报纸,看见值得阅读 和需要留作资料的文章,便小心翼翼地 剪下并保存。再后来,我就把这些剪下 来的文章,分类仔细地粘贴在空白的本 子上,在空闲的日子,如饥似渴地阅读。

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顾炎武博览 群书,也非常注意阅读和收集当时的 "邸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上关于农 田、水利、矿产、交通等情况的记载,以 及地理沿革的内容。这为他以后撰述 《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积累了 丰富的资料。以此来说,通过剪报的途 径来做学问,早已有之,而且卓有成效。

我喜欢剪报,因图书得之不易,报 纸可满足自己阅读的兴趣。从这些剪 报中可以获取许多有用的知识。比如, 那时正在热闹地讨论儒家与法家的矛 盾与斗争,报纸上刊载的文章,自然有 不少经籍的引用,而这些经籍的话语, 成为我接触古典哲学和文学的非常有 益的学习材料。还有,大约是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讨论文学上关于形象 思维的问题,有的文章引经据典,列举 了不少经典作家论述的话,我都细心地 剪贴下来,再找原著重新学习。

报纸,能及时传递出当下社会最新 的研究成果,而剪报虽然不是完整和系 统的知识,但日积月累,却成为启迪阅

想知道整块布……"这好像是法国著名 作家福楼拜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剪报 就是"这根线",通过继续追寻,或许就 能得到"整块的布"。

报纸因为版面的限制,所刊载的文 章,大都篇幅不长,但是主题突出,语言 简洁。剪报的好处是相同的主题,可以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来看,有利于人们 深层次研究和分析问题,收获良多。

社会进步的速度确实很快,人们的 日常生活变得十分紧迫。为了适应快 节奏的生活,为了及时传递有效的信 息,文摘报甚至专门的剪报受到阅读者 的喜爱。现代媒体日益强大,报纸大都 有电子版,甚至可以下载保存,但是,我 还是喜欢阅读纸质的报纸,仿佛这样的 阅读才有实在感。

剪报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一种 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看见报纸 上有喜欢的文章,我先用红色的铅 笔勾画出来,再找时间,细心地剪下 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剪报本上。 剪报其实也是一种有益的精神劳 动,在这个精神劳动过程中,读者 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编辑了一部供自 己学习的大书。这是一部采撷了报 纸精华的大书,当然,也渗透着剪贴 者自己的知识追求和审美倾向。这 也许是我乐于剪报且有乐趣的内在

—摘自《陕西日报》

别名里的情愫

◇潘玉毅

小时候看《水浒传》,觉得梁山一 百零八将好威风,个个都有霸气的绰 号,什么"及时雨""豹子头""黑旋风", 只需听得绰号,人物形象便十分具象 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路走来, 也有过不少绰号、小名、昵称之类的别 名,叫起来都没有这般响亮。

人都有自己的乐趣,我的乐趣是剪

剪报就是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把报

开始剪报还是在青少年时代。高

纸上自己喜爱的文章剪下来,粘贴在专

门收集资料的本子上。我有这个爱好,

中毕业以后,我回乡参加劳动,身份是

知识青年。由于乡村学校缺少教师,经

过考试,我幸运地成为民办教师。那时

候,书籍非常稀缺,我常常为没有书读

知识的主要渠道。

一块精神绿洲。

缺少书籍时,阅读报纸就成为获取

作家孙犁曾经写过散文《报纸的故

事》,记述他赋闲在乡村老家无书可读,

订阅报纸来打发寂寞岁月的故事。后

来,这些报纸也成为糊房屋的壁纸。而

他呢,则经常躺在炕上仰望这些已经成

为墙壁装饰的报纸。在宁静的日子里,

报纸上多彩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孙犁的

订有一两份报纸,但一般教师平日很少

能看到,只是在每周的教师例会上,能

听到报纸上的社论或者好文章。过期

的报纸也非常珍贵,大部分成为人们糊

乡村的学校没有阅览室,虽然学校

屈指算来,已经有几十年的光阴了。

想来,很多人都给他人或者被他 人取过别名。别名里,是有些情愫在 里面的。同一个别名,关系亲近的人 叫,你会觉得十分温暖;关系一般的人 叫,只道是寻常;关系不好的人叫,会 觉得尴尬或者恼火。譬如父母长辈叫 你"二毛",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换 作不熟或关系不那么好的人当面这么 叫你,你可能会觉得是在取笑你,说不 定因此引发纷争。

从别名可以看出彼此的关系,我 我写文章时常用的笔名,也为我承载了 人心中的形象。——摘自《广州日报》

认识一对父子,父叫子小名,子叫父别 名,大家都见怪不怪,因为他们相处得 就跟朋友兄弟一样。

在生活中,人的别名随着年岁的 增长很可能会变化,以我为例,初中时 候大家都管我叫"老潘",到了高中却 成了"小潘"。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 想来小时候大家渴望长大,喜欢往 "老"叫,等真的长大些,又渴望青春永 驻,往"小"里叫。

许久不曾上QQ,最近偶然"现身", 看到一久未联络的同学留了言:"小毅, 最近还好吗?还有在写东西吗?"我心头 一热:"小毅"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别名,也 未知起于怎样的一段缘由。起初我觉得 很不习惯,但时间一长,听得多了,也就 习以为常了。及至后来,这个别名成了

一段青涩的回忆。毕业工作后,没有人 再如此叫我,同事都直呼我的大名。如 今再次看到"小毅"二字,那些青春飞扬 的时光仿佛回到眼前。

结婚成家后,我的别名又换了一 一"潘潘",这是妻子"封赏"的,是 我最喜欢的一个别名。从谈恋爱开 始,我俩的感情一直浓烈。饭菜做好 了,妻子会喊:"潘潘,吃饭了。"有一次 亲朋一起聚餐,她也如此喊我的昵 称。岳母见了,提醒她有外人在场的 时候不要撒娇,可她不依,依然喊我 "潘潘",我也马上回应。别名,见证了 我俩的感情生活。

许多时候,别名是善意的,一个别 名有一段故事,不同别名承载着不同的 情感,也印证着人在某个阶段落于不同



一入秋,玉米糁子几乎 是家乡人家早晚餐桌上必 不可少的一道主食。

玉米糁子也叫"苞谷 茶"。秋季,玉米收获后,农 民精选其中颗粒硕大饱满, 色泽金黄者,脱粒、浸水、取 皮,晾干粉碎后,再用细筛 过滤成小米状,用于熬粥。 中医学说,玉米性甘味平, 有健脾和胃,利水通淋,益 肺宁心之功。《本草推陈》言

其:"为健胃剂。煎服亦有利尿之功。 玉米糁子做法看似简单易行,实 则做工精细。记得儿时,母亲熬糁子 时,先在尺八铁锅内注水些许,待水烧 至40度左右,取一小瓢糁子,捏一小 撮碱,和风细雨般,很有节奏地把糁子 均匀地撒在锅里,边撒边搅拌,母亲说 这样才不会结成疙瘩,熬出的糁子才 细腻香甜。

清人曹庭栋在《养生随笔》中总结 了古人食粥颐养之道。他认为,煮粥 应"先择米,次择水;次火候,次食候", 这也是陇东人熬糁子时最关键的要 领,糁子搅拌均匀后,要煨小火,慢慢 熬,土话叫"捂锅",就是让糁子在锅内 不断接受锤炼,完全释放天性,逐渐增 加黏稠度,直至锅里的玉米糁子翻江 倒海,"咕嘟咕嘟"泛起此起彼伏的"鱼 眼泡",香气扑鼻,不断挑逗人的食欲, 方可出锅。玉米糁子因个人喜好和口 感,可稀可稠。稀的汤米分离,层次分 明,如小米般清亮,入口,美不可言;稠 的有机融合,浑然一体,袒呈着金黄的 诱惑,细嚼,别有风味。

喝玉米糁子的碗,最好是花瓷大 碗,不烫手,不黏腻,一碗色泽鲜亮、冒 着烟火雾气的玉米粥,如金子般大气 华丽,上面飘浮着一层乳汁般的细油, 让人馋涎欲滴,胃口大开。会喝粥的 人,小心地捧起大碗,凑近脸,嘴嘘嘘 地吹吹,厚厚的粥面就皱起一层薄薄 的"玉米油",让人不由得食欲大增。 下咽时,会觉得一股细腻香甜的热流 从上往下游移,有种如沐春风的温 暖。喝毕,回味无穷,那叫一个香啊! 难怪郑板桥当年初喝玉米粥后就生出 "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 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的感慨。

在我眼里,玉米糁子把家乡金色 的秋天浓缩在碗里,凝结成无法割舍 的乡愁和一份绵延淳朴的乡情。

——摘自《甘肃日报》

我负责自驾, 你负责游

◇孙道荣

退休两年多,他们以自驾游的方 式,几乎走遍了中国。

车是普通的国产SUV,他做了一 点小小的改动,将行李箱和后排打 通,做了一个可活动的床铺,大多数 的晚上,他们就在车上度过。床车的 空间很憋屈,但是方便了,只要能驻 车的地方,就可以停下来,看风景,过 日子,两不耽误。

两个人都很满意这种自驾游的 方式,但两个人的满足点,又是有稍 微差别的,按他的话说就是,我负责 自驾,你负责游。

何不两个人一路轮换着开车? 退休前,偶尔开个长途,他俩也确实 是轮换着开的,一个人持续长途开 车,吃不消。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 并不需要赶路,每天的行程,最多也 就是百十公里,他一个人开,绰绰有 余。当然,之所以他"垄断"了方向 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 他想让她可以走一路,看一路,不会 因为驾驶而分散了看风景的心。

他就能分神去看一眼吗?偶尔 也能,路宽阔,平坦,车又不多的时 候,他会飞快地用眼睛的余光,扫一 眼窗外。但他不敢看第二眼,他必须 专心于驾驶。

若遇到优美的风景,路边又能停 车,他就将车停下来,两个人慢慢地 欣赏。有一次,车开到一个高处,眼 看太阳即将落山,他心血来潮,就地 停车,还从车里搬出两把户外折叠 椅,在山头上并排一放,坐等日落。 晚霞布满天空,并点亮头顶的两三颗 星星,那是他们这辈子看到过的最壮 观的日落。

他们的婚姻,已经持续了三十多 年。曾经很长时间,他们两地分居, 她一个人照顾孩子和家中的老人。 好不容易在一个城市后,又各忙各的 工作,真正相伴的时间并不多。这成 了他一辈子的遗憾。总算退休了,有 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他愿意做她的 "车夫",他的愿望就是,在自己还能 操控方向盘的时候,天天为她自驾, 陪她游历。 ——摘自《扬子晚报》

漫说石头

石头这东西,生活中无处不在。 怪的是人们还喜欢去收藏它。

功夫更是了得。我曾挑了自存的一对 松",是那片巨石和巨石上的石刻。黄山 石章坯子,求他治印。印章之外的石 之巅,我怎能不记住"飞来石"? 山石山 头,我收藏的只有雨花石。当年觉得 石,无石不山,没有石头的山,大概只能 稀罕、好看,后来才知道那些圆浑的雨 叫"坡"。 花石都是机器打磨的,不是从雨花台 拾来的。

白玉。花岗岩以硬著称,中国现代文 学馆的大门外有块巨石,大约是花岗 岩,是舒乙从京郊某地求来的。文学 石、磊、石头、石山、奇石为名者均有。 馆初建时,预算中没有这笔钱,他看中 石字也在姓氏中。石达开这名字,现 这块巨石后,跟对方讨价还价,代价是 给对方写字,毛笔书写在宣纸上的那 种叫作"书法"的字。以字易石,这样 的交易也就是文人才想得出来。汉白 玉似乎不是平民百姓亲近的石头,我 印象中的汉白玉大都在宫墙内,与"雕 栏玉砌"并说。

湖石的独立成景,偏爱其瘦、透、皱的特 点。灵璧石就不同了,灵璧石的特点是 我身边最近的石头是印章。画家 靠敲击获得美感,听它那青铜般的声 愚,擅画虎、孔雀、仙鹤、藤萝,篆刻 音。泰山顶上,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一青

石头是自然中的非自然,石头入 生活。不仅可筑石头城,百姓造房也 我较早认识的石头是花岗岩和汉 需要基石,会在墙基处矗石一尊,上书 "泰山石敢当"。

人们亲近石头,欣允石头入名,以 在还常或念及。画家石鲁、石愚,本不 姓石,后来的名字却是自觉的选择。 演员石维坚、钢琴家石叔诚,都是石 姓。作曲家石夫,本姓郭,今人少知其 姓,但知其写过传唱至今的歌曲《娃哈 哈》和难以再流传的歌剧《阿依古 丽》。石头还入文学。曹雪芹作《石头 江南园林里多有太湖石。我偏爱太 记》,宗璞写三生石,贾平凹写丑石、狐



石,说的都不止于石头。至于《施氏食 狮史》,那是语言大师赵元任先生据同 音异形字编成的文字游戏。

友人马益群,出示江西潦河石一 方,石上暗处纹路似一女子随乐起 舞。查知,潦河石分为筋络石与黄蜡 石两种,益群所藏这方,属于前一 种。在我看来,这种石头的收藏价 值,完全取决于石面图案,若无筋络, 即无筋络石之说,筋络的象形程度, 是衡量其价值的主要标准。抽象与 具象,偏于哪边都会减弱其价值。太 具象嫌复杂、嫌堵嫌满,太抽象嫌简 约、嫌虚、嫌不着调。只有介于具象 与抽象之间,才可能给欣赏者和收藏 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从而达到审美愉

一石一世界,石头话题多,欣赏的 角度也宽泛,干字难尽也。

──摘自《新民晚报》

大山深处的早市

时都会跋涉几十里山路,去镇子上的 有同行逛早市的人:"快了,快了!"原 早市卖一些山货。有一次,我跟随他 一同前往,体验了那份别样的生活。

出发。到达早市时,已经凌晨四点多 了。此时,东方尚未露出鱼肚白,但早 了,但货物还没有摆上来。

我注意观察了一阵,发现来逛早市 早点铺里吃早点,有的在狭长的巷子

我的岳父住在大山深处,他时不的人,有早点铺子里的老板和伙计,也出自带的馒头或煮熟的苞米,旁若无 来,他们都在等前来卖货的人。前来 卖货的人,都是镇子周边几十里范围 那天凌晨三点多,我们便从家里 内的山民,他们一般会在凌晨四点半 左右,才能到达早市。

因为这时的早市虽然很热闹,但卖货 去,连坐在早点铺吃早点的,都会站 的少,真正开始营业的,只有早点铺, 起来,踮起脚尖翘首张望,看他带来 其他固定的铺子,比如肉铺,门虽然开 了什么样的山货。但卖货的山民说 话声音很大,语气也很冲:"让开,让 的人,大多不是本地人,他们有的挤在 好货物,才会搭理这些顾客。接着, 卖货人陆陆续续进了巷子,来到自己 就是目光,不时地瞄向巷子的入口 不吆喝,有的去早点铺子买点吃的,

人地吃起来。

这时,早早就来的那些逛早市的 人,开始动起来了,他们看到想要的山 货,也不问价,上去就买,"蕨菜来五 斤""猴腿儿,猫爪子各来十斤""小叶 当第一个挑着担子,或推着车子, 芹来一捆""粘苞米来20个""刺嫩芽 市已经很热闹了。早市设在百米来长 或开着农用三轮车,满载山货的山民 我全要了"……那次,我和岳父去卖的 的一个狭长巷子里。当时我很奇怪, 出现在巷子口时,会有一大帮人围上 是在半山坡上种的土豆。一开始,没 有山野菜那么受欢迎,尽管这样,到早 晨七点半左右,满满一农用三轮车的 土豆也卖光了。

这次的早市体验,让我感受颇 开!"原来,他要到固定的点位后,摆深。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却 散发着山民们的朴实气息,让人轻 易领略到大自然的馈赠与恩赐。真 里溜达。但所有人都有一个特点,那 的点位,动作麻利地把山货摆好,也 是一种独特的风景,值得我们去探索

──摘自《西安晚报》

处。不时有人会问:"快来了吧?"回答 有的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从包里掏